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历史名人研究

苏青评传

Suqing Pingzhuàn

毛海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青评传

Suqing Pingzhuan

毛海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青评传 / 毛海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04 - 9354 - 9

I. ①苏… II. ①毛… III. ①苏青 (1914—1982) —评传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250 号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制作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序

吴福辉

我认识毛海莹是因她研究海派。研究海派的人不能都认识，还因为她是戴光中的学生。戴光中不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所”的所长。这让外地的北方人听起来会摸不着头脑，觉得一个“帮”字与“青红帮”、“四人帮”很容易联系起来，不够雅驯。但事实上，这个“帮”字原无褒贬之分，“宁波帮”不过是商帮、行帮的一个名称而已。且扩大了，还可以指称一切出生于宁波、以宁波为籍贯的人，也无优劣之分。如果鲁迅在与其论敌的驳难中都不避自己的“浙籍”身份的话（见他的《我的“籍”和“系”》），那么我辈也无须掩盖戴光中、毛海莹、吴福辉均属“宁波籍”这一事实。而当下要论及的文人苏青，正是个标准的老宁波。

苏青这个作家一生总共“红”了一次，那就是20世纪40年代她写出《结婚十年》的时候。这本小说几年里就印了18版，让她大大风光了一番，以致现今还是因为这本书才有要谈她论她，并给她写传记的必要。但除此以外，她命运多舛，悲惨薄命。先是婚姻不幸起于只会生女孩子，等到生了三位千金后终于生出男孩子，也就过了半辈子该和自己的男人离婚了。接着是因为与胡风集团的贾植芳先生通了一封与胡风没有什么牵涉的信，于是银铛入狱，种下了下半辈子被“株连”的命运。中国是一个“株连”文化特别发达的国度，当“株连”打着“除恶务尽”的古训，或者是打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历史经验的牌子，那就越发地横行无忌。苏青就撞上了，真的是生不逢时。

现在有人给这个仅仅“得势”了一次，却前后都是生不逢时的文人写下了评传。是忧？是喜？是毁？是誉？都任凭后人去检验。这毕竟是苏青的第一本完整的传记，总是有它的意义存在。写法上是有传有评、先传后评、

传中有评、评中有传，虽然不能说有多少创新，但也如传主的宁波人性格，实实在在的。这里有对苏青生平材料的独立钩沉、调查、梳理，有对苏青其人看法上的个人体会。一个还不能说是重量级的研究对象（重与不重主要从文学史的地位上言说，与人格、财富、出身贵贱无关）与现在所能达到的研究成果，自不必一定构成因果律，但相互间的激励或限制总会隐隐约约地显示着。我们已经觉得十分可喜了。

从学术上讲，本传对苏青这个海派作家的理解，是有所推进的。其一，是突出了苏青女性作家的身份。这并不是一句废话。现代文学自清末、五四以来，女性作家不绝于缕，女性作家虽似都有女性角度，但每每千差万别。萧红作品的回忆者的强势性质几乎压倒了潜在的女性性质；冰心的写作姿态在她结婚前就已经是母性大于妻性；丁玲刻画莎菲女士的时候是一种融入“自我”的女性叙事，张爱玲写曹七巧却只具“他我”（算是我创造的词汇）的女性立场，等等。以上种种都不难发现。而本书提出苏青的“母性世界”、“母亲神话”失落的论题，把她与新时期个人经历写作、欲望身体写作的女作家联系起来，道出了一脉传统，认为是现代的独立生存第一、优美生存第一的女性文学，是对男权社会颠覆性强烈的女性文学，是有道理的。我自己也写过几篇苏青的文字，觉得毛海莹有较鲜明的女性视野。她在“私人化写作”的背景下，找到了苏青这个婚姻不幸的独立职业女性身份的所在，这是一眼就能捕捉得到的。

其二，是对苏青市民性的深入剖析。这点本书做得异常全面，从苏青的生平、入世经历、性格形成，到决定她作品特色的世俗题材、语言文字个性、平实审美风格等，各处都论及，无一遗漏。苏青文学的现代市民的“日常性”，被牢牢锁定。她之所写无非是“婚姻家庭”、“饮食男女”。这有突出的“物质”一面，但在“心理”层面上，又有美化世俗的精神内容。这些以往被我们看做是“小市民”的东西，被一律打入冷宫的历史杂碎，有一天突然发现也可以构成历史分分秒秒的基础材料。市民的引入，让现代大众文化（文学）的面目分外清晰，它的前瞻性和媚俗性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本书作者尤其还用一整章节，来阐述苏青市民性的风俗、民俗内涵。所论的物质民俗、心理民俗、地域民俗、历史民俗，虽然不一定有多么透彻，但却是研究现代市民社会、现代市井，阐发苏青的重要侧面。

其三，从前到后，强调苏青是宁波籍海派作家，在海派阵容内部点明她的特殊。对于宁波家乡的勘察，是本传的一个特色。这并非仅是叙述苏青童年的需要。“乡”的根性，宁波城西浣锦村融进了祖父母的笑容、剃头司务

和撑船公公的声音的家乡，那个青苔斑驳的浣锦桥影又融进了她所有的文字，是为苏青的生活之源。苏青与我父亲同龄，属虎，记得在父亲生前我复印了苏青的散文《谈宁波人的吃》给他老人家读，同样生于宁波也同样在上海成长的父亲是如何发出会心的微笑啊。父亲的善良永远存有宁波人的淳朴。苏青的作品好像就是我自小熟悉的操宁波话住在沪滨南市、虹口一带的亲友的大会聚。我能从苏青文字中体味宁波籍上海人的充满乡气的都市味：倔强、热辣、实利、不陈腐，兢兢业业，比滑头的上海人诚实（当然也有诚实的上海人），欠灵活，却也缺少回味。宁波人偏咸的饮食口味绝不仅仅影响上海的菜式，而是像苏北苏南皖南江南人都会作用于“上海人”的人格构成一样，渗透到海派作家的文格中去。在中国，没有纯粹的都市作家。“新感觉派”里面施蛰存比刘呐鸥、穆时英多乡村性，因施蛰存始终没有脱离松江县的根，不然写不出《春阳》、《鸥》这样的作品。在海派当中，苏青的乡根比施蛰存还长。当然，在长期的上海生活习性的作用下，无论是苏青还是施蛰存又多了一份长江三角洲地区共有的新兴的气象，在现代工商业影响下的新兴的都会品质。这两方面的合成，可区别出海派与其他作家的不同。

如果不从学术角度来看本传，一个普通读者所要求的苏青传记，应当是色彩斑斓的，好读好看的。本书叙述亲切，论述通俗，一定程度上已经照顾到此点，但相信连作者也会承认，这还不是大众传记性的读物。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现代作家的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加上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偏见的掩盖，收集调查变成了一项繁剧的工作，恐怕任何作家的传记也无法一次性将材料聚拢。我们看坊间女作家张爱玲、林徽因的传记之多，而互相重复，资料稀薄如同缺氧，便知道这绝不是一种传记的缺失。好了，现在终于有了这个宁波上海人苏青的传记了，我们应当知足。在知足后再生起一点期望，希望见到其他呈空白状态的海派作家传记的诞生。这不应当是个奢望吧！

2010年8月27日于小石斋

目 录

序	吴福辉 (1)
绪论	(1)
第一章 出生与成长	(3)
一 故乡宁波	(3)
二 家世长辈	(6)
三 快乐童年	(9)
四 文艺天赋	(12)
五 宁中之秀	(15)
第二章 婚姻生活	(22)
六 订婚	(22)
七 中央大学学习	(24)
八 新旧合璧的婚礼	(26)
九 辍学生女	(28)
第三章 写作与创业	(31)
十 处女作《生男与育女》	(31)
十一 蜗居“孤岛”	(34)
十二 《天地》创刊	(38)
十三 姐妹花开	(47)
十四 《结婚十年》面世	(51)

第四章 凄凉余生	(60)
十五 戏曲舞台	(60)
十六 监狱岁月	(63)
十七 晚年	(64)
十八 谢世	(67)
第五章 为人为文	(69)
十九 印象记	(69)
二十 文如其人	(72)
二十一 家族其他成员	(76)
二十二 她的文友	(81)
第六章 创作特色	(84)
二十三 母性神话	(84)
二十四 “私人化”写作	(93)
二十五 女性主义	(99)
二十六 都市女性文学	(105)
第七章 文学影响	(112)
二十七 民俗观	(112)
二十八 婚姻观	(122)
二十九 作品语言	(127)
三十 文学价值	(139)
三十一 苏青研究述评	(146)
附录一 苏青生平和著述年表	(152)
附录二 苏青高中习作及履历表	(162)
附录三 苏青佚文补遗	(173)
附录四 苏青胞妹苏红访谈录	(186)
附录五 苏青胞妹苏红文章选登	(197)
附录六 主要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29)

绪 论

苏青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位女性作家。这不仅是因为苏青在20世纪40年代所开创的独特的文学地位，更是因为苏青在其文学生涯中所拥有的特殊复杂的创作身份以及其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很多人知道苏青是从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开始的，殊不知，苏青除了作家身份外，她还是一个杂志编辑、出版家、专职编剧；很多人知道苏青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大红大紫过，殊不知，苏青也曾几度被遗弃在历史的角落里，甚至还被关进了阴暗的监狱。苏青的一生是平凡而传奇的，苏青的一生也是热闹而寂寥的。解读并研究苏青现象正如经历一次中国现代文学深刻而神秘的思想旅程。

苏青（1914—1982），浙江宁波人，原名冯和仪，字允庄，是中国现代文学海派著名女作家之一。苏青在宁波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曾就读于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现宁波二中）、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曾在四中校刊上发表《享乐主义》等三篇习作。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1935年处女作《生男与育女》发表，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20世纪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论语》、《宇宙风》、《古今》、《风雨谈》、《逸经》、《天地》等杂志。当时与张爱玲一起被誉为“文坛双璧”，红极一时。1943年，代表作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杂志连载。次年，天地出版社发行出版《结婚十年》单行本，一时成为沪上畅销书，再版达18版之多。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除此之外，苏青还将其他散文小说作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鱼水欢》、《符小眉》、《九重锦》、《朦胧月》等，另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其中散文集《浣锦集》也一时洛阳纸贵，印了10版之多。40年

代的苏青还创办了《天地》、《小天地》杂志，在刊物林立的上海滩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天地”，然而也因此招致各种骂名。50年代的苏青担任了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屈原》、《江山遗恨》、《卖油郎》、《宝玉与黛玉》等剧目。1955年因受“胡风事件”牵连以“反革命”罪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年半，是苏青生命中最重大的创伤和打击，直至80年代恢复名誉。“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受批斗，晚年生活凄凉，1982年冬天病逝。

苏青用平实的笔调，以一个女性的大胆笔触描写了“饮食男女”之事，这种内容上的世俗化倾向颇受当时市民读者的青睐。此外，苏青在沦陷区进行边缘写作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价值取向，还有融会着作家海阔天空的胸襟、大胆直爽个性的作品风格，等等，都是使苏青成为“与众不同”的女性作家的元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青独一无二的文学地位。

现代文学史上对苏青的研究也并非一马平川。苏青生前没有摆脱的孤独、寂寞，在她死后依旧存在。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当那些“重放的鲜花”展现在世人面前时，苏青却一直被埋没在历史的地表之下。可幸的是，随着80年代后期台湾旅美作家喻丽清女士的发掘，苏青渐渐浮出了历史地表，并在90年代、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阵营，特别是近几年苏青现象也逐渐为一些文学家们关注，这种可喜局面的出现预示着新一轮的“苏青热”即将登临历史舞台。

苏青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期待本著作能给关心文学、关心女性、关心宁波的人们带去深刻的思考。

第一章

出生与成长

一 故乡宁波

1914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十八，就在距离宁波市区（原鄞县县城）约五六十里的一个偏僻山乡，一个女婴呱呱坠地。那年是虎年，农历四月十八是文昌菩萨的生日，村里人都说这个女孩将来一定是个才女。孩子的出生地是她的外婆家，出生一月后母女俩就被送到一个名叫浣锦的村庄，那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家。浣锦村是一个幽静的古村，因为村口有一座石桥曰浣锦桥而得名，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冯家村”。“鸾凤和鸣，有凤来仪”，颇有文化涵养的长辈给襁褓中的女婴取名为冯和仪，她就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上与张爱玲齐名的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青。

婴儿时期的苏青就不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一引就哭，一逗就笑，这种天生顽劣的性格使童年的她沾染上了乡野粗俗之气，而童年的生活对苏青日后性格的塑造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青的成长轨迹及后来的性格形成不但留有童年生活的印迹，也与她生活的城市不无关系。宁波是浙东到上海的门户，浙东的鱼、盐、丝、茶、皮革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商家以兴起的机会。一百多年来，宁波人就有了这么一种新兴的市民气象，热辣、实利、不陈腐，却也缺少些回味。苏青虽然生长在一个破落的缙绅之家，却也是属于这新兴的市民群体的，现实、干净、爽利。和苏青说过话的人都说，那真是喜欢说话的女人啊，脆崩崩的，语气连珠炮般快捷，听她说话你会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活力与热意，不阴暗，也不特别明亮，就是平平实实的那种快乐。^① 成年后的苏青长的模样也是同样的

^① 赵柏田：《生如夏花：民国女子苏青》，《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

结实利落：顶真的鼻子，无可挑剔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种男孩的俊俏，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① 好友张爱玲这样形容她的脸：“像从前大户人家有喜事，蒸出的馒头上点了胭脂。”从孩提时天生顽劣的苏青到成年后干脆利落的苏青，宁波的城市风气可谓给她的性格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苏青一家从祖辈到父辈一直居住在浣锦村（即现在的冯家村）。冯家村位于宁波市区西南方向距市中心约十公里处，现隶属于鄞州区石碶街道。改革开放以后，冯家村也同其他新农村一样建了不少新居厂房，但令人欣慰的是，现代化的气息并没有掩盖其淳朴的农村风貌，尤其是原浣锦村所在的那个自然村落。以前冯家村居住的大多数是冯姓村民，从苏青的祖父冯丙然到苏青的父亲冯松雨再到苏青自己（原名冯和仪）、弟弟冯和侃及妹妹冯和侠，一代又一代的冯姓延续着大家族的兴旺与发达。如今的冯家村由于受整体城市开放及乡村人口流动的因素影响，已不再是冯姓一统天下的格局，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族姓、不同地区的人口的交融与汇集，这给冯家村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然而，历史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当年村口小河水那甘甜清纯的河水养育了浣锦村几代老老少少，曲曲弯弯的河道和那座石头筑成的浣锦桥给苏青的童年增添了无比的欢笑。这里有剃头司务阿三的身影，有撑航船的正才公公的吆喝，也有祖父母亲切和蔼的笑容，长工毛伙可憨又可笑的样子……他们都在童年苏青的大脑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至于日后苏青在文章中回忆家乡时如此写道：“我是生长在宁波城西有一个叫做浣锦乡的地方，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曰浣锦桥，在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桥边石栏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在悠闲地谈天。桥的旁边有一家剃头店，房子是我家产业，剃头司务名叫阿三，他见了祖父可恭敬，连忙端了张大木椅来叫他在店门前坐下，于是桥边的人都站起来了，问候我祖父，把一切里巷见闻都告诉他听，征求他意见，听取他的判断。他默默地捻着须，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蔚蓝色的，薄薄铺些白云。我眼不转睛地看着我祖父，只听见祖父沉着而和蔼地在答复他们了。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②

① 参见胡兰成《谈谈苏青》，《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苏青：《〈浣锦集〉后记》，《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现在的浣锦桥虽然没有当年青苔斑驳的石板桥的古朴风貌，但它却依然平静地横卧在村口那条小河上，依然忍辱负重地日复一日地为村民们服务着。几度风雨，历经沧桑，“浣锦桥”三个红漆繁体大字还是那么清晰地映入行人的眼帘，旁边还依稀可见“一九九二年”几个小字，这座十几年前修复过的水泥桥就像一位稳健的老人在静静地目睹着浣锦村多年来发生的一切。浣锦桥东西走向，一侧桥墩上还清楚地刻着“最大十吨”的字样，或许是哪个等闲之辈无意间刻的，但却分明见出村民们对浣锦桥的深厚之情，他们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古桥残损甚至倒塌的情形。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往日休憩闲聊之地的浣锦桥一度也被一些小商小贩们“占领”为经商的风水宝地。如今，浣锦桥的两侧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子，有卖甘蔗的，有卖糕点的，有卖小商品的，加之桥西一侧的小型农贸市场，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这些匆匆过往的行人或许不会想到，七八十年前浣锦桥上人们聚会谈天一副悠闲惬意的样子。夏虫唧唧，秋虫呢哝的夜晚，小苏青拉着祖父母的衣角到浣锦桥上去乘凉，倚着桥栏，抬头望着星空，耳里听着蝉鸣虫叫，有时嘴里还嚼着炒得喷香的蚕豆，祖孙怡然自得。她还时常伏在桥栏上俯瞰这河里的淙淙流水，小河两岸杂草丛生，葱茏的绿色中不时有蚱蜢在蹦跳着，此时小苏青的心早已随着这小东西远去了。祖父与桥边石栏上坐着的各式各样的人，剃头司务阿三，以及有时在桥下划过的乌篷船，在桥上跑过的大黄狗……无一不活跃在小苏青的眼前。正是家乡浣锦桥的一物一景和童年美好纯真的回忆激发了她成年后创作的灵感，《浣锦集》里的许多篇目就是苏青怀恋童年美好时光的真情的自然流露。

浣锦桥桥西约两百米处就是苏青的老家。尽管年代久远，墙面上还有许多水泥白灰修补过后的痕迹，但仍可见出灰砖青瓦的墙体、饱经风霜的门楣以及后墙上的几个小方窗户，高大的墙身似乎在向后人诉说其曾经辉煌一度的历史。在这高深的楼院中，曾经住过苏青的祖父母、父母及苏青本人和兄妹们。在这记录着历史风雨的二层楼房里，苏青领略了祖父母的言传身教，目睹了父母有敬无爱的婚姻，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兄妹间情同手足的亲情。

由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因，如今冯家村的苏青故居也一度被卷入“被保与被拆”的争议中。海内外“苏青迷”们及苏青的亲属纷纷加入保护故居的行列，身为冯家后人的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徐芳敏女士于2009年11月26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撰写了《苏青阿姨和冯家》一文，文中回忆了她的母亲冯锦湘与苏青小时候的交往以及苏青故居金房、玉房的由来。数

百年前，浙江慈溪县冯家两位兄弟迁徙至鄞县后仓（现宁波鄞州区石碶街道冯家村），哥哥是金房的祖先，弟弟是玉房的祖先。金房建筑群谚语云“大小顾墙门（大房和最小的七房在大墙门内第一进），二六后边庵（庵，居也；二、六房第二进），三五两边分（三、五房住两边厢房），轧出四房外边庵”。大与七、二与六、三与五房建筑两两成双，惟四房无所配对，独立在金房之外、玉房之旁。苏青是冯家金房的四房，所以苏青真正生活过的地方应是在金房之外、玉房之旁的几间房子。据徐女士回忆，金房有共同经营的“义庄”，并以“义庄”千把亩田地收入做经费创办了“敦本小学”。金房关心国计民生、教育，对女性较少拘束，这种沿袭下来的自由开明的家风有助于孕育出冯家著名的女性作家苏青。

对于苏青的家乡及出生地，学界无可争议，但有关苏青的生年，学界曾有过不同的声音。为了验证“1914年之说”，笔者曾去过宁波档案馆查证。在一张“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的苏青的个人履历表上，清楚地记载着苏青“入学年龄：十六岁”，“入学年月：十九年九月”。“十九年九月”应为“民国十九年九月”，即1930年9月，该年苏青16岁，由此可推断出苏青的出生年份应为1914年。此外，从笔者发现的《四中季刊》上苏青撰写的《享乐主义》一文的落款“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晚脱稿于四中”字样中也可旁证“1914年之说”。后来，看到那篇由苏青胞妹苏红撰写的回忆文章《才女苏青的如烟往事》^①，使笔者再次否定了学界曾有过的“1917年和1913年之说”，而认定苏青的出生年份应为“1914年”。

二 家世长辈

苏青可以说是出身于一个地道的书香门第。

苏青的祖父叫冯丙然，字止凡，是位清朝举人。明清两代科举的正式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三级录取，乡试及格者都叫举人。中举以后，就算正式进入统治阶级，可以被人称做“老爷”。举人既可以参加会试，继续上进；也可以要求担任教职，去做学官。据《鄞县志》记载，冯丙然曾于1902年担任敦本小学堂的校长，敦本小学在当时是所村塾，现叫冯家小学，坐落于浣锦桥西边。接着曾于1904—1911年期间担任过宁波府中学堂的校长，这所中学创办于1898年，历史悠久，闻名全国。它始

^① 苏红：《才女苏青的如烟往事》，《扬子晚报》2003年7月30日。

名储才学堂，百年间曾几易校名，历史上曾是华东地区重点中学、浙江省重点中学。现为宁波中学，是浙江省首批一级重点中学，也是苏青后来就读高中的母校。

苏青的胞妹苏红在回忆起自己的祖父时说道：“我祖父在当时的威望相当高，宁波府的重大事情都请我祖父决策。祖父的思想十分开明，他提倡女人放脚、剪发、识字，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喜欢我姐姐，他经常教我姐姐认香烟壳花绿纸上的三国、水浒、西游记上的人物，我姐姐聪明，一教就会，经常博得客人们的欢喜。他还积极创办《四明日报》、办铁路，办公立医院。祖父曾任浙江杭州副参议长，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有关他的事迹保存于宁波范氏天一阁。”

祖父的道德、为人、治学对苏青兄妹三人影响很大。他学问很高，喜欢吟诗，耄耋之年的苏红现在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祖父的几首遗诗，一首遗诗的前两句是后来刻在祖父母墓碑上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一场幻梦醒何在”，下联是“两个遗骸蛻此间”；另一首上联是“甜酸苦辣咸，七十年来备尝诸味。今朝了却情缘，一笑灵魂离旧壳”。下联是“亚欧美非澳，五大洲还岂乏名区？异日往生乐土，重开世界作新民”。还有好多诗可惜没有留下来。

关于苏青祖父的生活智慧和谋略，也有不少佳话传世。有一次，祖父和一些年轻秀才们同坐一艘大船赴杭州赶考，可是突然风雨大作，风浪直逼船头，船上的人顿时吓得惊慌失措，秀才们个个跪拜菩萨，连有着几十年驾船经验的船老大此时也不知所措。这时，祖父却临危不惧，十分镇定，他目观风云变幻，思维敏捷，指挥船夫拔芦蒿、划桨子，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于化险为夷。还有一件事是祖父在《四明日报》当主编时，经常有小偷光顾报馆，祖父想了一个聪明的计谋，他将自己的一件破背心挂在小偷的竹竿够得着的地方，小偷偷走后发现背心口袋里身无分文，于是就死心塌地地认为这是穷报馆，以后再也不来“光顾”了。

祖父开通的思想、淡薄的等级观念以及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对儿时的苏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支持苏青剪短发，甚至于连男女平等、女子走上社会等他也都赞成，只是不同意自由恋爱。他不但常关照长工毛伙勿干重活，而且还曾替毛伙撑船并扶着醉醺醺的他回家，一个老爷没有官架子，却如此关心体贴下人，实为难得。而对于苏青儿时出了名的顽劣的脾性，祖父没有恨之入骨，而是耐心引导启发、寓教于乐，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苏青直到成年后还清晰记得祖父当年说过的话，“我说这个孩子并不顽劣，都是你

们不知道循循善诱，她的造就将来也许还在诸兄弟姊妹之上呢！”^①这些话对苏青的一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所有的长辈中，苏青对祖母的感情最深。祖母在她的记忆里是个有着高挑身材、白净面庞、眉目清秀的老太太。她惟一的缺点，便是牙齿太坏。苏青六岁那年从外婆家充满野趣的山乡回来时，小苏青就发现祖母的牙齿只剩下门前三颗了。但是祖母还是仍旧爱吃甜的东西，诸如宁波三北豆酥糖，即使在半夜醒来的时候也不例外。祖母特别疼爱小苏青，她时常说：“阿青顶爱吃豆酥糖，从小跟我一床睡时，半夜里醒来闹着要下床，我撮些豆酥糖屑末放在她嘴里，她便咕咕咽着不再响了……”^②成年后苏青写过一篇散文《豆酥糖》，记述她儿时与祖母在一起的生活，非常感人。

苏青的父亲冯松雨是庚子赔款留学生，1914年下半年，在女儿出生数月后，冯松雨考取此名额留美，大约还在苏青五岁时，他就从大洋彼岸学成归国。冯松雨原本是想好好培养这个女儿，可是童年的苏青在外婆家沾染的习气很让家长失望。面对如此不听话的女儿，父母亲只能采取消极的办法对付——每晚由仆妇督促着念书写字，不准家中任何人同女儿闲谈。在让苏青读书的问题上，母亲与父亲表面上意见并无二致，心里却有她自己的想法，要女儿读书，目的只是“有了自主本领，免得受男人欺侮”，这与母亲自身的经历有关。

苏青的母亲叫鲍云仙，字竹青，是教育工作者。据苏红回忆：“我母亲是个女书呆子，爱好文学，喜欢唱歌，英文歌也会。”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的母亲，思想上接受了一些科学启蒙，与苏青的外祖母相比，对于封建的纳妾恶习已有所抵制，她坚持丈夫非四十无子不得纳妾的原则。但苏青的父亲却使出种种把戏，层出不穷。日久天长，苏青的母亲终于寒了心，索性不再管束丈夫。“自从你爸爸变心以后，我可受够气哩！老婆总是老婆，难道他为了姘头，就可以把我撵出大门去不成？”从这句气话里可以见出苏青母亲对自身婚姻的不满。平日里，苏青母亲对丈夫的态度依旧是客客气气，依旧是尊敬关切，可是却客气得不带一点儿热气，尊敬也只是不容近身的那份拒斥。苏青对她父亲似无多少好感，倒是颇有怨言，成年后苏青对夫妻相敬如宾仍耿耿于怀，她不止一次在作品中就此大发议论，这恐怕跟她童年时亲眼目睹家庭生活所产生的一种心结分不开吧。

^① 苏青：《说话》，《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苏青：《豆酥糖》，《苏青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父母亲的婚姻，苏红也有自己的见解：“父母一开始时是很幸福的，在他们结婚时客人送了‘松、竹、梅’岁寒三友的铜墨盒。在我父亲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我母亲在经济上给予他很大的支持，母亲把陪嫁的金银首饰及珠宝都卖掉，换来的钱当做父亲去美国读书时的零用钱。但后来父亲留学回来后在上海民新银行任副经理，英俊潇洒，交际频频，与上海交际花有染，那个女人能跳舞又会开车还会吃西餐，这在当时很时髦，于是父亲渐渐地不喜欢母亲了，后来母亲一气之下把我们儿女三人带到了宁波。由于生活没有规律，父亲英年早逝，死时只有三十几岁，他非常忏悔，临死前嘱托母亲要把孩子带好，培养子女上大学。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经济就差多了，不过还有一些家产，如父母结婚时的一套红木家具，家里仍旧有保姆、佣人。”

如果说祖父的学识和智慧是点燃苏青学业人生之途的启明灯，那么父母间无趣的婚姻便是苏青对家庭生活所拥有的最初的印象。

三 快乐童年

一位哲人说过，孩童的记忆是人生成长的基座。童年时期的个人体验和经历会深深地嵌入到作者成熟的文字中，仿佛戒指上的一块宝石熠熠生辉。苏青，一位都市女性文学的漫游者，一位现实而又超俗的女性作家，她的身影在迷宫般的、为童年的融融雾色所笼罩的乡间小道中游走和徘徊，使人分不清《河边》、《说话》、《豆酥糖》、《外婆的旱烟管》、《好父亲》、《消夏录》、《夏天的吃》、《谈宁波人的吃》等散文是童年记忆的反刍，还是追随往事的脚步。其精巧娴熟的手法、细腻流畅的笔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无忧无虑、快乐自在的童年水彩画，使我们得以从文字的记录中去追溯往事，去找寻苏青性格脾气、为人处世的童年印迹。

苏青文风的爽直、泼辣似乎有其童年时顽劣性格的影子。苏青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那充满野趣的山乡生活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以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鲜明，那么甜美。小时候的苏青经常缠着外婆唱这样一首宁波童谣：“囡囡宝！你要啥人抱？我要阿哥抱，阿哥读书做文章。囡囡宝！你要啥人抱？我要阿爸抱，阿爸出门赚元宝。囡囡宝！你要啥人抱？我要阿姊抱，阿姊堂前花轿到。囡囡宝！你要啥人抱？我要阿姆抱，阿姆做花做袄袄。”^① 听着听着小苏青便趴在外婆的腿上进入了

^① 参见朱影年等编著《阿拉宁波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